呂晚村先生文集

呂晚村先生文集卷六

論辨　記　題跋

賈誼論

明君之於賢臣也或身用之或留於其子孫用之皆用也於其言也亦然或身行之或留於其子孫行之皆行也故或用其身而行其言或不用其身而行其言或身與言俱不用而亦用此明君用臣之心與謀子孫之道也漢興至孝文帝天下殷強海內充溢舉朝訢訢謂將成三代之治矣而賈誼以洛陽儒素年不及強仕位不及卿相抵掌闕下陳痛哭之言上危

亡之語天子慨然歎爲不及非其才之明而策之當而能傾動英主若此乎然而言不盡行出就長沙身終于梁傅則又何也於是言者曰誼初進言以疎賤之人訐貴戚之事過於切直是以不得志此其說非知誼者也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當有道之世而用無道之術是重誣其君也挾詭佞之智而欲行王伯之道是自欺其學也偷合苟容浸結權貴以求得志及其得志而後圖之是背本而賊義也此數者一介自愛之士所不爲而謂賈生爲之乎故曰此非知誼之言也言者又曰漢室素輕儒

術道不同故終不見用嗚呼是烏知夫明君用臣之必與謀子孫之道哉文帝之時其左右朝廷決天下之大計者皆與高祖披荆斬棘共起山澤者也否則皆先朝所擢之岩穴而用之廊廟者也其出就侯國者皆天子之叔伯兄弟也否則皆功臣之後也一旦以少年布衣加于老成貴介之上而且欲裁抑勲舊損削侯王大或至于召亂小亦必至於譏沮是不得用臣之福而先受臣之禍欲行其言而并不得保其身也是故出以老其才靜以俟其用計絳灌諸臣衰退之年當賈生强邁之日於是舉而授之此所謂明

君用臣之心也且賈生諸奏其大者在乎封建其言至善也其策至當也其憂慮至忠也而文帝遲之又久卒不及舉行者何也蓋其時淮南濟北諸王雖聞有舉動旋就夷亡其他大國猶拱手受詔未有異謀苟即分更其制則必皆脅背而起於是動兵勞民以大傷百姓此文帝之所不忍也假已之名以予人聚民之怨以歸已此文帝之所不欲也文帝曰吾不若及其治而後行之此則久安長治之業耳其後謀削諸侯而七國果造亂矣七國既平而主父偃等果遂能行其策矣終漢之世無侯國之變者偃之謀也偃

之謀文帝之謀也文帝之謀賈生之謀也而賈生之言固已行矣此所謂謀子孫之道也雖然使賈生不即死而絳灌衰則必見用於文帝之世使文帝不即崩而七國亡則亦必身用賈生之言然而不能則命也乃世儒不察猥以不遇之言短賈生而罪文帝且士之欲得於君也將取卿相之尊用其身而已乎抑欲行其言也如欲用其身而已則後世之君養無益之臣知而不言言而不當以及於敗亡者胡可勝計也如欲行其言也則賈生又何嘗不遇哉

元祐三黨論

漢以上無黨自漢而晉而唐而宋以來代有黨漢晉唐宋之盛也無黨而其敗而亡也代有黨天下於是乎罪黨黨之爲禍也烈矣哉然自漢而晉而唐而宋以來宦侍者非黨而氣節黨跋扈者非黨而清流黨傾險者非黨而正直黨其所謂黨人者類皆吾之所欣慕者也其以黨之名加人者類皆吾之所疾惡者也天下而罪黨將罪其所謂黨人者乎抑罪其以黨之名加人者乎故曰黨也者小人中君子以危國家之名也夫君子與小人其不並立也若陰陽然此長

則彼消爾生則我死故古之聖人不戒於羣陰壯盛之時而戒於一陰初生之候坤之初六曰馴致其道至堅氷也姤之初遯之二聖人皆有危慮焉明乎小人之退不盡其道必至于否剝窮陰而後已故君子小人競進則君子必日踈小人必日密其始也君子以小人攻小人幸而勝所用之小人轉而攻君子幸而不勝則又以君子攻君子至以君子攻君子而君子無不退小人無不進矣然所謂君子者或爲累朝之所顧命或爲人主之所深知或爲朝野之所倚重卽攻之未必退退之未必盡也小人曰吾中之以黨

名則雖累朝之顧命而不足恃雖人主之深知而不能留雖朝野之倚重而不敢救於是乎黨之爲禍益浸淫流漫而不可止君子於此成不朽國家以此成敗亡吁可畏哉熙豐之間王呂之黨茅彙而進海宇洶湧莫不決齒而甘心焉而熙豐無黨名哲宗之初聖母在上羣賢在下始之以司馬繼之以呂范其經筵則程氏之道德也其文翰則蘇氏之文章也其輔相則劉王之政事也此數公者其於君子小人何居也然而元祐名黨矣嗚呼黨之爲黨果何如哉葢熙豐諸人鬱于下怨入肝髓日窺伺間隙以求得志

於是陽附於君子之門而陰搆夫黨錮之禍洛朔蜀之名成而熙豐之黨進矣或曰三黨之名益諸君互相訾警而成也於熙豐何有焉吾嘗讀程蘇之書矣其議不合非無黑白之迹是非之分也然究未嘗以黨相目且諸君子不以黨加於熙豐之間而以黨加於垂簾之際一何惑也若曰轉三黨者爲之也此正熙豐諸人所謂陽附而陰搆者矣張商英之在元祐也上詩求進諛佞無恥而紹聖之乞毁碑者商英也周秩之爲博士也䜟定謚號自附正人而紹聖之乞斲棺鞭尸者秩也子瞻之黜英州也全臺劾其先是

制詞多訕謗語范公曰言者皆當時御史何不卽納
忠而今乃奏耶由是觀之紹符之黨人元祐之黨人
也元祐之黨人熙豐之黨人也洛朔蜀諸公又何與
焉然則此數公者皆無可議者乎曰此則有辨伊川
先生之於宋也猶其有泰宗兩𩪡也登高者望之以
爲表處闇者依之以爲明萬古長夜望之以爲昏旦
若蘇氏兄弟特文章之雄耳楊康國之言曰其學爲
儀秦其文爲縱横捭闔無安静理用之又一安石也
此可謂知蘇者矣夫使荆公當日無神宗之遇備位
制誥中若蔬刲駒文辭更不幸遷徙炎荒窮海之鄉

鬱鬱不得志以其所欲爲立言以垂不朽後世讀其書慕其爲人如見伊呂焉不知其敗壞滅裂如今日也而且相與歎其不見用使三代帝王之治不復見於後世豈不重哉故荊公不幸而見用於神宗而首惡於熙豐子瞻幸而不見用於神宗而垂美於元祐而要之爲內翰則有餘爲宰相則不足子瞻之與荊公一也不然王雱欲斬韓富之頭以行新法荊公悚然曰女誤矣荊公以異已之敵猶知韓富之不可非子瞻以同類之賢而不知伊川之不可毀以此乘時在位其於進賢退不肖何如也范公九年之奏曰當

時臺諫如王巖叟朱光庭賈易等皆素服頤之經術故不知者指爲頤黨則洛之與朔固未嘗有訾擊之事又安得有分黨之名哉惟蘇氏以歌哭葷素之瑣節鬪過於伊川之門使熙豐諸小人得乘其間而散入於其中出其蟲鼠之技轉相搚擊以黨之名中洛朔而卽以黨之名中蜀以成紹符建中之禍而予贍不知也古人有言朔自守之兵也洛應敵之兵也蜀侵隣之兵也由是言之其閧鬬而揖盜者非蘇氏也哉然以蘇氏爲非君子也則又不可夫蘇氏特其學未醇耳其才剛毅明決夙生而嶽立竄逐窮荒而愛

君忠國之思百折而不可磨滅豈若後世齷齪細儒
干依正類操戈矛於堂弄雲雨於手其智出熈豐下
哉且熈豐諸人變幻百出以搆君子流其身籍其家
追奪其爵號羅織其子孫其得討殊甚也然腐儒稗
子讀數寸之史輙唾詈而恚恨之不置而程之道德
蘇之文章王劉之政事長存天地間者因黨名而益
著黨顧何累於君子哉且使天下之爲經筵者至於
程爲內翰者至於蘇爲輔相者至於王劉諸子而曰
黨人也然則人主將日求黨人而師之友之臣之之
不暇而又何罪焉故曰元祐非黨也豈惟元祐自漢

而晉而唐而宋以來之所謂黨者皆非黨也然則無黨者乎曰否以黨之名加人中君子以危國家者皆黨也

答谷宗師論曆志

蒙發天文志已細細同陳生較訂訖謹如限繳進第中有不得不言者蓋天文一志歷代皆有定說大略相承加多加密而不大相遠凡一代曆法進退損益及耀緯占驗之原皆從此出不可不慎也先朝官盼限度積分俱集前代大成未嘗創改迨至懷宗時始有西曆一書然未經會通中曆確有定論須布海宇則此書在先朝尚爲未定之書但可資其議論以究天學異同若以爲明天文志如是則是從洪永以至熹廟其時皆無天文也其時之所謂天文皆非志今

所發天文志大約撮取遠西曆書中一二種雜以鄭端簡天文述捃湊成書與先朝原法踰遠夫所謂一代之史之志必使後人據書握筭可以求此朝之成法可以求此朝成法之疎密是非可以求此朝政令徵驗得失之故今乃盡去舊法而但取末年未定西域一國之書以爲一代天文如是其爲作者荒瞀之責小天下後世執此以誣先朝之法其罪安歸乎故某前謂曆法一志必須細細推算種種脗合又須博徵故實章疏考訂明確方可操縱成文誠不敢抄撮急就以塞一時之責也今將此志中難解者一一粘

出共計粘票八十二紙其票粘未盡者細陳左幅惟

師臺裁正

辨經宿

三垣二十八宿各有所屬之星星有定數數有定位歷代以來中國相傳不易其從北極分十二辰次以定赤道限度亦歷代相傳不易從未有以辰次割裂星宿者也故凡天文志中分列經星所以爲觀占推驗之用自宜逐垣逐宿逐座交還完確今但取西人分宮表度編作星經或一座而割裂於兩宮或一座而割裂於數宮本宿忽失數星他宮忽多數星令觀

者茫無覓處此雖明於經緯者尚費查考遺之後人竟成夢話矣不寧唯是幷於西人之說又多紕繆如今所覈粘者正復不少以此爲志何以示後世以觀占推驗之實乎

辨黃道極

北辰爲天之樞萬古不易日行爲七政之經歲歲不常究其細微蓋緣日積而成歲刻積而成日則是不常者刻刻有之分分秒秒有之也其六十六年八閱月而退一度固顯然可見者矣惟其不定如此前聖賢於帶天之紘處立爲一定之所强名之曰赤道分

天爲十二宮以爲日行不定者立法宮者日月星辰之辰是也是出萬古一定之度列萬古一定之宮不可移易者也故聖人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居者日日如此居共者日日如此共惟其不易也而後於其不常者立法求之不常者有常可求焉於是月之出入於黃道者遠不踰六度亦猶日之出入於赤道者遠不踰二十三度九十分三十秒也月一歲十三轉有奇又白道斜正上下遲速不常踰甚因黃道不常之常者求白道斜正上下遲速不常踰甚者亦有常可求矣五星之出入上下遲速進退於黃道者別有

多端之不常一一皆以日爲主則姑且弗論若是乎不常之可求如此豈非以黄道乎黄道不常何以可求豈非以一定之赤道一定之宮辰乎赤道宮辰何以可求豈非以萬古不易之樞尊而無對之北辰乎北極之於赤道其重如此如曰黄道自有極七政藉之運行則此北極者離所謂黄極也者二十三度有奇而時時刻刻分分秒秒拱黄極而流轉與衆星同拱黄極也然此黄極者二萬四千三百五十年餘則成一黄極小規矣小規之徑以前人之度度之蓋長四十七度八十分六十秒云黄極則背負小規所負

之規亦分三百六十度亦六七十年而移一度且漫
言時時刻刻分分秒秒而漸移也且漫言二萬四千
三百五十年餘而移一大周天也夫人拱而向之注
目而認之定爲黄極矣但見黄極也者亦爲北辰一
日一周而成一小規云徑之長以前人之度度之葢
四十七度八十分六十秒云虛空難以定其極置爲
黄極渾儀規而覩之北極葢去黄極二十三度有奇
云北辰葢一日一周黄極云北極葢二萬四千三百
五十年餘而一大周黄極云北辰時時刻刻分分秒
秒而漸移於黄極云北辰者且不安其居拱黄極之

不暇而何暇受衆星之共云伏而思之鳥火虛昴取象於蒼龍玄武白虎朱雀以定四方四方定矣宮辰分焉列宿序焉後世宗焉曆法寄焉皆恃有極焉以爲之主也極者不移之謂也非時時刻刻漸移之謂也居者不移移者不居居與移兩無所定衆星亦無從而共矣二十八宿距星可擴不可踰一十二辰位次有方難可改將舉而名之曰東玄武西朱雀南青龍北白虎愚挀未之能信也學者服眶不大止見得目前四千餘年內之事未能了夫二萬四千三百五十年餘之事然約畧言之或不大異耳竊謂誣天之

行莫可憑於一時証明之史難取信於百世關係甚鉅是以冒昧庿突知犯忌諱而不敢默默也

辨瑞星

老人星去極一百四十三度四十三分去南極三十九度一十九分五十秒在順天北極出地四十度之處南極入地亦四十度老人星常隱不見此係經星恒度非若七政錯行彗孛含譽等隱見不常者也然則永樂四年二月庚辰日老人日見及累朝數見者恐未足信後世之識者也若在順天而見則必歲歲同之何以他年不見也葢老人星在南極入地三十

六度之處見之頗難旦見丙未幾而日出星隱矣夕見丁卽淪入地中不見矣故謂之瑞葢在千餘年前三十六度之地今歲差漸移卽北極出地三十六度之處未旦而先見夕見而不卽没矣如今日浙中北極出地三十度有奇之處冬春之交夕見數月夏秋之交晨見數月不足爲奇也

辨七政

天地之理有逆斯有順（上九字原槀另書格外疑可删去）文耀麗乎天其動者七是爲七政七政右迴者逆數也易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易之爲數也逆易日月也陽變陰

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易也其用爲二五二五者七政也以故七政皆主逆洪武十年春太祖與羣臣論日月五星之行翰林應奉傳藻典籍黄麟考功監丞郭傳皆以蔡氏左旋之說對上曰天左日月五星皆右朕自起兵以來與善推步者仰觀二十有三年矣嘗於天清氣肅指一宿主爲太陰居其西相去一丈許盡夜則太陰漸過而東矣爾等不明論之豈所謂格物致知之學乎然七政皆主日日率正則諸率皆正日大明陽之精光太陰承光夜明五緯因之而有遲疾留行順逆焉

七政惟日有光一天威柄不下移也月星皆無光賤陰也依日以爲光藉天子寵命以出政於四方也向日則貽明背則魄伏示順逆也近日則光盡上不可偪也日麗天而列曜息陰不當陽也當陽則人主憂日所行曰黃道黃道無定體因其所行強名也南北二極之中各九十一度三一四三七五是爲赤道赤道定位也亦强名也赤道定而後黃道之無定者亦有定焉月所行曰白道白道出入於黃道內外亦猶黃道之出入於赤道强名以求定也黃道相距最遠者二十三度九十分三十秒冬至夏至日所在也黃

白相距最遠者六度日行舒月行速當其同度是爲合朔舒先速後近一遠三是爲弦相與爲衝分天立中是爲望以速及舒光盡魄伏是爲晦月循黃道內外而東近北入黃道內曰陰曆近南而出黃道外曰陽曆陰陽體相遇爲會會於黃白相結爲交而食生焉故曰交食日君象也下有失德應合於天而適相值理數參也日食陽不勝陰也月食陰不避陽也月食行入闇虛異地見同故無時差日爲月所掩其時刻分秒九服見殊時差立矣日輪大月輪小日道近天在上月道近人在下小掩大近掩遠故日食既時

周圍光溢出如金環也日月變色失光芒彗角鬬盪小戴爪耳足如人搖隕並見出非所王者惡之五緯水火金木土日用五府之精光也五緯各自有其道出入於黃道內外故亦因黃道求之太陰因日為望晦而不因日為遲疾五緯不因日為盈虧而因日有遲疾順逆也近日而疾遠而遲伏後而疾而遲而留行皆順留而退而又留行皆逆留而復順行而遲而疾而伏而為一周合後見於東曰晨段見西曰夕段北齊張子[illegible]悟有盈縮之變而加減常率以求其逐日之躔頗親密矣水行最速一瀉千里金行世如流

泉三月改火木歲一凋落土博厚不遷故金水附日歲一周天火二歲木一紀土二十八歲一周天土名塡讀如鎭以靜爲體讀如田其用塡塞也木八十三年而與日合者七十六火七十九年而與日合者三十七土五十九年而與日合者五十七金水雖依日然金八年而合於日者五水四十六年而合於日者一百四十五七政自下上一月二水三金四日五火六木七土金火近日略同然金仰得光而返景火俯得光而順施故火之效爲尤著土最高月最下皆遠日非濕即冷木居土寒火熱閒氣和平以故祥歸木

灾歸火也五星行列宿覘所好惡遇所好則所惡反之凡五星赳怒芒角拔劍反羽凌鬬貫環蝕吞戴勾已同光犯牡晝見經天七寸以內犯列舍星宿各以其所臨爲占正德二年五官監候楊源疏言熒惑入太微帝座前東西往來不一宜思患預防時劉瑾亂政輒矯旨杖戍之嘉靖三年光祿少卿樂護上言正月五星以次聚室太陽臨近隱伏不見天象暗聚流氣降精占曰五星聚是爲改易有德受慶子孫蕃昌無德失國家百姓流亡陛下初承大統五星適聚可不益脩聖德以承此大慶乎崇禎初日食不合詔議

之海鹵法謂太陰朓朒之故一因赤道上之黃道升降不齊凡月離正降六宮則朔後疾見斜降六宮則朔後遲見離正升六宮則晦前遲隱斜升六宮則晦前疾隱一因白道距黃道之南北在北即入地後黃道疾見在南則入地先黃道遲見一因月視行度之遲疾視行爲遲段則朔後見月遲爲疾段則朔後見月疾至若五緯與行各有贏縮加減凡星在歲行規極遠之所必合於太陽其行爲順而疾體見小在歲行規極近之所其行爲逆而疾體見大若土木火三星行逆則衝太陽金水二星行逆必夕伏而合行順

必晨伏而合其各星之順行而轉逆逆行而轉順之兩中界爲留留者非星不行乃際於極遲行之所也各星見伏之限以地平障蔽日光晨昏光之久暫不等星■時刻又自不等故一以地平爲主大約星在黃道南則度多在北則度少矣統論見伏之因一以太陽下於地平一以星在緯之南北一以極出地高下一以黃道升降斜正不第以太陽距度爲定也其論頗細賾與中法略殊考正曆善詳之

辨分野

乾坤交而變化生變化生而調御出帝王俯仰之功

所以勤慶續以承休光猶痌癢之於肢體百絡縷分一歸於心故手足不相覺而脩救至傳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蓋有其道矣周禮保章氏辨九土封域各有分星以觀妖祥戰國時皐唐甘石諸家主十二州兼斗秉以察禨應漢志分次具詳之又有費直說周易蔡邕月令章頗不同若陳卓張衡京房譙周等更言所入宿度又加興矣唐貞觀中李淳風撰法象志始以唐州縣配之而一行以爲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北戒負地絡之陰以限戎狄爲胡門南戒負地絡之陽以限蠻夷爲越門河源自北紀與地絡會行

謂之北河江源自南紀與地絡會行謂之南河觀兩河之象與雲漢之所始終而分野可知矣雲漢自坤艮北斗自乾巽與其分野與帝車相直皆五帝墟也列舍在雲漢之陰者八爲負海之國在陽者四爲四戰之國其說最精密云夫天之列舍盡於二十又八而地之周徑以億萬計其於中國十二州次不啻數十億而一也然王者盡以配我疆域候符各如景響各焉蓋列宿之所臨主盡是耶上下中和清淑之氣於是焉聚是爲天地之心所長存也其區隅遼緲皆有仰觀之法若回回遠西諸國亦能言象度以測運緯

雖名號不同星躔分次亦列十二宮以爲準至星位
離合則與諸夏特殊若斗杓則易爲熊尾南門則分
爲馬尾及腹敗臼則破爲火烏等牽聯截割非中國
之舊皆茫茫不可辨彼土用以占步亦復有信矣然
則氣數之所通感統之至大且尊析之至雖甚纖細
莫不具天地往來消息之故故自天子公卿大夫士
庶人及遠夷血氣之屬皆當知戒謹修德業以答天
意焉而其爲大且尊者固有常主哉若夫海宇裂王
畛域數分一象則共占共占而各驗此又天道之遠
錯綜互變非智術所能窺測也洪武十七年大明清

類天文分野書成凡二十四卷詔賜秦晉燕周楚齊六國大抵欽天監十二分野分配州郡與唐志稍異古之辰次與節氣相係各據當時曆數與歲差爲遷徙今更以七宿之中分四象中位自上元之首以度數紀之而著其分野其州縣改隸雖不同但據山河以分爾晉天文志十二次始角亢以東方蒼龍精首也唐始女虛危以于十二支因敦首也其以斗牛爲星分之首者日月星起於斗宿古之言天者由斗牛以紀星故曰星紀則星紀爲十二次之首而斗牛又二十八舍之首也太祖應運肇基而南京應天爲星紀

斗建之分與三統之正相協數千年間帝王之運適符於今豈偶然哉

辨象占

天人上下一氣之屬其理與數不相間政變於下則上應象變於上則下應吉凶倚伏互相爲根自然之符也然天文應與及日月薄蝕緯星犯守鬭合諸異曆家皆有恒法求之雖密合親疎法人人殊皆可以推步得焉故祟禎戊寅熒惑守心西海曆家言五緯各有常行當其留不以堯舜而避當其退不以桀紂而延以故守心非灾豈古所稱天象變占感召之理

皆非與古大順之世王者恐懼修省兢兢於天命之
不易而其時薄蝕淩犯之事少脩衰亂怠棄則益多
代不爽也譬之陽燧取火方諸取水易鏡求之則不
應抑又何歟明高皇久行問熟知乾緯及即位徵集
諸言天家至京師議法象搜抉往牒并華夏海夷之
術今古畧綜至於省灾禨戒符瑞敬天勤民尤不敢
忽焉故其訓戒諸王及飭諭羣將皆非疇人畀士所
能測列宗相傳明時觀變凡以謹天命察幾宜咎謝
以撫人事代無差貸也嗣及中葉象緯之學闕如保
章馮相守成法而不知變欲以形先察徵脩救曆數

以輔成至治難矣懷宗初年慨然欲改治之特命開局於京師兼收中外諸法將會歸以埀鴻摹會國變未成也今考恒星雲漢經緯之次七曜運行儀測分躔歷命之道載在靈臺行於朝野者釆著成篇雖術法繁移其於一朝得失之故不可誣已若夫象曜陰陽之異星精犯合流隕之占其理與政事俯仰雖推布有常度而災害在國君大臣夫月毀於天而魚腦減於水東風至而酒湛溢陰陽迭感之故宊豈無意哉故時數會則氣滋氣滋則幾兆幾兆則象懸於上事形於下天下不知其所以然而適相值是爲主德

主德所及運會生焉是爲天道天道者大人之精符
王事得失之先著大防也知之脩懼謂之聖人其義
固有出於曆數推步之先者與用備載簡册以昭鑒
戒通三五焉

友硯堂記

予幼嗜研石所畜不下二三十枚其佳者纔四五耳憶甲申與從子亮功游杭見一青花紫石兩人爭出直買之互增其數至過所索賈反詑不售歸相咎者數日予卒以厚直得之亟呼良工趙三補斵爲宋欵抱臥累月不厭其癖可笑率如此時交游皆浮薄所謂社盟名士習知不過八股寫八股之研不過市間石片鑿水池或更於旁穿穴納線絡頸下入試一枚可值二十許錢極矣見予所嗜研輙怪而非笑之予研大率得之骨董肆中及山人門客之以骨董謁者

初嗜古繼嗜奇最後乃嗜端石每嗜必受骨董之詐故畜多而佳者少然因欺而盡得其理故歷之久而解識益進若朋友淵源贈受之道則曾未之及也遭亂竄跡山水其佳者不忍舍則托之村友村友死於兵研盡散失不可問戊子以後歸理筆札則亦買市中石片磨墨故友孫子度過而悲之贈以肩槽小端硯予自此復有研初予之交子度也亦以盟社集崇福禪院獨予兩人坐大殿出所作詩相質子度擕新得澄泥研及程孟陽畫冊玩語竟日社人皆笑子度手予詩卷題曰吾兩人當爲世外交詩文其餘事耳

它日復示書曰吾輩今日無可爲惟讀書力學事事
當登峰造極定不落古人後自此俱不復與社人通
嗟乎子度吾眞友研吾眞研也辛卯子度死予益落
魄不自振己亥遇餘姚黃晦木直時曾識之季臣兄
坐上拜之東寺僧寮葢十八年矣當崇禎間晦木兄
弟三人以忠端公後又皆負奇博學東林前輩皆加
敬禮所與游者負重名如梅朗三劉伯宗沈崑銅吳
次尾沈眉生陸文虎萬履安王玄趾魏子一者離離
不數人天下咸慕重之一二新進名士欲游其門不
可得至有被謾罵去者旣亂諸子皆亡落略盡而晦

木氣浩岸如故後起不知淵源習俗變壞益甚遠之然晦木固不能一日無友者左右前後顧則索然蕭矣於是得予則喜甚曰是可為吾友晦木求友之急至此益可悲矣晦木性亦嗜研時端州適開水坑同邑有宦於粵者予從購石十餘枚與晦木品其高下晦木又喜以為有同好也謂予曰予兄及弟予所知也有鄞高旦中者此非天下之友而予兄弟之友也戊子遂與旦中來其秋太沖先生亦以晦木言會予於孤山晦木旦中曰何如太沖曰斯可矣予謝不敢為友固命之因各以研贈予從予嗜也其研有出自

梅郞三陸友虎暠履安者其人雖已古然縣三子之交而追之或冥漠所不拒孟子所謂友天下之士爲未足者非耶予又自幸其友之足尚也因以友研名吾堂同邑吳孟舉見而喜之孟舉新獲研出自黃澤望遂以見贈澤望固予所慕而孟舉又友之宜進者亦愛而登諸堂吾友與研於是乎盛矣或曰予之友盡此乎予曰非也或不能得研或有研而不必取又烏乎盡然則予之名堂也得毋重研而輕友乎曰否予之研固不盡此也研雖良非良友不以登吾堂吾友良雖無研亦不敢不登也

八角研

餘姚黃太沖名宗羲所贈也研八角而不勻角當四正體狹長兩旁角潤額又狹於下背作屈角三足有銘即用六朝回文舊語而中刻耶蘇三角丁圓文其質則歙之龍尾也太沖詩云一硯龍尾從西士傳之朝三傳之我燕臺頽洞風塵中留之文虎亦如且十年流轉歸雪交治亂存亡淚堪把未幾失去又十一年而復得之遂以見贈

紅雲硯

餘姚黃晦木宗炎所贈也石青紫而有紅文若縷雲

者故名晦木以黃金屈卮一銀幾兩得之其製澗邊
小槽晦木亂後物皆散盡惟此硯匣存出入必偕其
第三子百世尚未婚晦木云吾將以此硯聘佳婦已
見予嗜硯即以畀予而晦木子適爲予婿晦木因作
紅雲硯詩以贈詩曰幼不學問多拘惑購石靳硯勞
心力南唐泓泥宋龍尾洮河鸜鵒誇耳食西園磊磊
成石林豈顧寒廚炊煙息磨礱旣久美惡判寶硯無
如端谿善端必下嵒之子石天生硯材千古擅挨奇
弋詭又十百最上絕倫有雙硯飢寒剝割患難逼干
戈死喪頻鍛鍊衰翁兀兀止一身更無他物樂晨昏

願言雙硯盟偕老相隨松城縈蔓草太兒殭倒小兒
號去兵去食甘立稿又剗片石易握粟阜輪雙翼生
趣少尚擬守此度餘年夜雨慘澹孤燈前刳心鑄腸
鬼莫知淚落硯池生寒泉憶我弱冠授室初細君弄
物黃金觚奪來易此一片石墨華瓏粲香披敷三十
年來惡夢長石與予兮共理光馬隊講肆固不宜趙
璧塵甑豈相當我今屛息對奴隸頑石止堪補泥牆
語溪呂子閒世才刃鋒凜凜砰氛埃義理深究紫陽
旨經綸自喜管樂比健翮負天昇梟雁窮老如予何
益子三生九死敦夙好縮衣節食佐行李文人屋好

并愛烏且愛頑石過璠璵予曾戲言效米氏欲以研易小樓居予直笑領不爲怪天壤何人識此迂吾兒二十尚未婚覥焉爲父徒欲獻子能相之驪黃外衣子之衣盧子盧吾思報子貧無術形影相隨止片石贈君兼作紅雲歌紅雲灼灼臨清波溫如處子艷如荷稜稜丰采藏柔和鈔經箋傳闢邪說斧鉞亂賊誅么麽

鳳池研

鄭高旦中斗魁所贈旦中有研二皆萬履安所與其一爲澄泥唐槽履安遊於杭得此研卽馳書旦中曰

近得張伯雨研圓體三足其池作鳳形盤其尾轉與味相及刻句曲外史印文曰貞居背有銘曰交文明考文德紓九苞輝瀚墨字環書作小篆亦奇物也伯雨雖元人其高致亦可尚友也

眉槽小硯

同邑孫子度爽贈予淡青端石杭人趙三所琢高三寸廣一寸九分

卣硯

同邑吳孟舉之振見贈癸卯春夏予與太沖旦中坐水生草堂與孟舉自牧諸子倡和甚樂忽得晦木書

云澤望病劇以此硯及石田衡山畫售爲藥價太沖且中踉蹌東去澤望竟不起此物遂歸孟舉憶予年十四見澤望于東寺氣象偉然與予度坐禪榻論司馬温公集予側聆之不敢問難近得遊太沖晦木間請旦暮見之不意遂死今得此硯如見其面豐然其目修然其聲琤然又足感也研嘗爲嶺南梁稷非馨所購天然石樸而滿黃臕中穿蟲蛀開顚以磨墨予攺爲凾研初高二寸許破其半作唐槽歸之太沖爲黃氏續鈔研

山高月小硯

同邑吳自牧爾堯贈也亦甲申遊杭所得凡三石一爲宋款次爲瓶研此其三也從子亮功爲予銘且序曰叔父得端谿舊坑石子方六寸四周天然面浮蕉背綠文如壽工所設遠山者有眼半蝕文上如隔山待月方過此嶺文左可着墨暈痕初溢如山雲欲雨坡陀滃鬱或旁注眼上則翳月微露清光猶見也因以山高月小名而命宜銘銘曰秋月明秋山横壯士遇之悲生反謂秋氣之無情乃有怨怒愁痛之聲秋月爲之低昂秋山爲之不平化怪石如肝腑以成雕琢之奇山銜月角融結而入乎文字聲詩使天陰欲

雨庭無月時借置吾廬爲苦吟資久假不歸抱璺淋漓頓首𠻳詞曰宣欲之叔父其撚須一笑而許我分凝乎此銘久失之研亦從村友散亡流轉至自收乃劉賸時從子壻徐大竹適至於舊篋得亮功遺稿一帙見畀此銘在焉遂勒之又一段奇事也

往時交遊道盛余與陸文虎梅訒三數子獨有研好所畜多絶品外舅葉六桐先生友人王子樹皆官粤中不能致片石最後葛履安以曹秋嶽之力搜訪亦未見有余敵者亂後雲煙過眼一時交遊亦零落爲異物余從樵人瀑布嶺下拾土題名而

已因歎交遊之盛衰關於世運之升降而硯石之聚散又關於交遊之盛衰如李格非之記名園一例也讀語谿呂用晦友研堂記朱鳥欲來關塞且黑毒龍未怒環劍可求耿耿者久之信有生習氣之不易除也雖然用晦之友即吾友用晦之硯即吾硯往時之盛蕃庶幾復見之契爺黃宗羲跋

井田硯銘

亦西村莊六甫經耨出田々甫四田々之人從耕子孫得以稱仁獲合稱謂歟

吾留吾石陳脩疆畎爾勤斯古所謂為大丈　做古傳世之示畫為井字

共式先君子所鍘此石記尾　公跋

題錢湘靈和陶詩

和陶始東坡山谷稱其出處不同氣味相似此山谷阿所好耳氣味那得似淵明有所不可者也東坡無所不可者也平生沾沾於升沉得喪之際鬱勃輪囷孤憤懟恨一變而爲禪悅爲神仙方技爲任俠爲滑稽爲飲酒近婦人爲排闔縱横之說以無所不可爲達正有大不達者存也其和陶也游戲韻脚亦無所不可中之一耳後人沿而和焉是又刻東坡之舟也然吾得一人焉爲張北山北山當德祐以後徵書至門遺民瀾倒如平仲文海幼清子昂諸人皆不能自

立獨北山堅拒以東海大布衣終其身可謂得義熈之志矣和陶雖在東坡後而有所不可即居東坡前可也自餘和者皆非和陶乃和蘇耳虞山湘靈作嬰麗綢旋返自然澡雪氛垢快然可無遺憾殆天所以成其和陶乎宜不得比東坡之達也讀其詩寄託高遠脫去纆索其於古人固有曠世合節者矣獨其於有無不可之間爲陶乎爲蘇乎認得淵明千古意南山經雨更蒼然此在湘靈自勘之余固不能辨也

題高虞尊壽像贊

凡今幅巾不耐漓薄望火日游其狀磊落佛門兒孫侯門翼角不知其隱安問其學薾然此老氷懸雪壓雙趺悉然八字着脚後未或知㠯則已確其圖可傳斯名不作

自題僧裝像贊

僧乎不僧而不得不謂之僧俗乎不俗亦原不可槩謂之俗不叅宗門不講義錄旣科唄之茫然亦戒律之難縛有妻有子喫酒喫肉奈何衲裰領方短髮頂禿儒者曰是殆異端釋者曰非吾眷屬噫東不到家西不巳宿何不袒裼以遊裸鄉無乃下喬而入幽谷然雖如是且看末後一幅豎起拂子一喝曰咄嘮叨箇甚麽都是畵蛇加足

書舊本朱子語類

壬辰夏買此書爲書船所欺自三十一卷至六十六卷俱闕而自此本至末凡十本又重出全書中又多爲庸妄人所批抹侮聖人之言小人而無忌憚至此每展閱時恨怒無已書此示兒輩讀書無論聖言當加敬畏即古人文字亦不得輕肆動筆且以戒與書客買書當細對卷葉翻看污損勿輕信而怠忽焉也

書大學切己錄卷首

江西有程山一宗皆以隱居講學爲事有南豐謝秋水名文洊著大學切己錄自序謂向宗陽明力否朱子其實並未曾讀朱子書惟據先入之言幾成黨同伐異之見至乙未閱李寅淸大學稽中傳丙申始取朱子書讀之乃著此書然仍皆調和兩是之說未可謂之會細讀朱子書也蓋先入之害如此

識碧山學士傳稿後

右先外大父學士蔡陽先生文稿年遠散軼据陳百史五十大家本僅三十餘首後四世孫相如從友人處得十許首又從桐鄉錢蒼城得其婦翁姚北若所藏本十許首最後四世孫琦出舊刻定稿訂定數首共五十八首而諸改塗爲程者不與焉按先生文凡三變初爲渾灝踔厲驚世之文嘉靖辛酉甲子間風氣冗弱茅葉爾望先生與同里趙玉虹獨勉爲古學救之以精鍊典則會隆慶改元釐正文體遂以第一人舉于鄉辛未後文體復振皆先生力也庚寅歸里

與門生子弟論學不少倦而文益簡淡高遠今集中所載多後兩變作也海內過其門者無不成名士如會稽陶望齡晉陽王濬初華亭董其昌同郡朱國祚陳懿典馮夢禎諸所陶鑄甚衆先生初入翰林爲館課輒傾其曹同館雖前輩無敢雁行而先生又嚴峻好直言遂爲時貴所忌萬曆戊子主順天試取王錫爵子衡爲榜首第十名李鴻又申時行之壻也言者遂以攻先生下廷臣覆試至再諸生文皆如格事乃白然先生遂自劾求斥慰留再四疏十上竟告疾歸先是丁丑會試張居正欲以子嗣修相屬先生堅避

不入𥳑爲江陵所頷以故久不遷夫不肯趨附熏灼之江陵而私調停畏葸之太倉長洲固有以知其不然也然先生終拂衣不起絶無顧戀營冀之情其名節自重如此竊論先生之文上裁嘉靖以前之迂蕪下截萬曆以下之俚怪酧乎古不入乎時三百年文運之正中極盛也編脩時疏正文體謂必先端士風士風倒瀾欲正無繇因陳六事曰去浮靡止奔競明是非禁佞諛禁黨錮禁清談敵禎間事無不灼見嗚呼誠得行其言豈止文字無末流之禍哉外孫呂某謹識

跋八哀詩曆後

汪孝廉魏美　陳晉州士業　申山人自然

錢宗伯牧齋　王先生子文　劉先生伯繩

黃孝廉季眞　仁菴義禪師

黎州八哀詩余同哭者只牧齋魏美耳然伯繩余所願見甲辰將渡江而不果識其子子本於杭前年黃木正寄詩於余得聞其父孝廉之風子文則立谿烏石數爲余寄問焉山人之死友又余之舊也是皆宜哭不當以識不識異今年求宋元集於晉州晉州雖亡不可等之路人惟於仁菴無淚焉嗟乎[illegible]年[illegible]月

幽草無銘甲拜乙號荒臺有記耿寒燈於霜木許故劍於南枝其辭光氣力能使後世惻愴如見而况於余乎南陽某謹跋

書西樵兄遺命後

此先兄十一年前書留篋中者也甲寅八月十六日午兄病革命簡以付某及平生事略數紙曰爲我善成之問家事曰不必言嗚呼此非明於義利邪正之辨豈易及此以視世之名爲士大夫而惑於禍福死生佞佛乞靈甘於叛聖而不顧者其智愚賢不肖相去何如也諸子孫豈惟恪遵更當推明此意於爾身爾家一言一動必懷義而去利守正以闢邪庶不忝爾所生哉甲寅八月廿八日弟某拭淚謹書

呂晚村先生文集卷六終